

洄波

王修智



000774

波 洄

王 修 智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三 年 · 济 南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四七年春夏，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犯我山东解放区。沂蒙山地带的铁壁区一小撮逃匿在外的反动势力，也乘机集结还乡，对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。一时间，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为了保卫人民，保卫胜利果实，夺回沦陷的解放区，铁壁区的联防大队奉命返回本地，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，与杀人魔王还乡团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。

洞 波

王修智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5印张 293千字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8,200

书号 10098·1697 定价 1.2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夜沉沉	(1)
第 二 章	浪滔滔	(73)
第 三 章	曙光初照	(125)
第 四 章	雾蒙蒙	(155)
第 五 章	百足虫	(192)
第 六 章	暗礁	(213)
第 七 章	风波	(245)
第 八 章	山雨欲来	(289)
第 九 章	逆流	(348)
第 十 章	岭峻花红	(372)
第十一章	山高松青	(403)
第十二章	大浪淘沙	(451)

第一章 夜 沉 沉

—

靠山埠村北不远，平地里拔起一座高山，巍峨险峻，拄地擎天。峰巅上云遮雾罩，山腰间绿树如海，恰似站着一个头戴苇笠、身披蓑衣的巨人，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铁壁山。站在山顶眺望：西北方向是方圆三百里的沂蒙山区，那成千上万个山头，起伏连绵，一望无际，就象浪涛汹涌的大海；东边六七里地以外，波涛滚滚的沂河犹如银龙出世，冲开北边的峡谷，向东南方向爬行、伸展，肆虐地晃动着它那巨大的身躯；南边十多里的地方，一条大沙河自西向东飞奔而来，与沂河交汇。从两河相交的地方到铁壁山下，是一块大平原，蜗牛似地蟠伏着几十个村庄。眼下，这里的山川流水、树木村庄、生灵万物，正经受着一场暴风雨的洗礼、血与火的考验。

“巴勾——”，一声凄厉的枪响，打破了山野的沉寂。接着，乒乒乓乓的枪声愈响愈密，四面八方的回声汇拢到一起，形成一股强大的声浪，向铁壁山扑来，似乎要把这座高山摧毁。蜿蜒的山路上，几十个还乡团匪徒奔跑着，狂叫着，疯狂地追击着一个人。撕破布一样的喊叫比他们的枪声更令人

胆寒：

“打死她！打死她！”

“女共党，看你还往哪里跑！”

“石英，快投降吧，跟着爷儿们享福！”

“追！快追！”

杂沓的脚步踢得乱石翻滚，纷乱的子弹叭叭地打在树干上。树皮被打烂，碎片横飞，落叶飘零。

这是一个朦胧的午后。那日头好象也被枪声吓怕了，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，天空中只剩下一块块、一堆堆破棉絮似的黑云。山野也象塞满了棉絮一样，风不吹，树不摇，又闷又热，憋得人透不出气，抬抬腿都要出一身汗。再加上那一缕缕飘荡的硝烟，更使这密密麻麻的山林变成了一个大蒸笼。嗨，节气刚过小满，就热成这个样子！难道这多灾的年头，气候也反常吗？

这时，靠山埠指导员石英正往山上奔跑。天闷热，跑得又急，她穿的那件半新不旧的红布褂，已经被汗水浸透，湿漉漉地贴在身上。敌人尾追不放，她又单枪匹马，然而从她那张挂满汗珠的通红的秀气脸庞上找不出一丝怯色。她沉着冷静地在林中钻来钻去，又时常回首瞅准紧追的敌人，甩动匣子枪射击。

“好俊的大闺女！弟兄们，到了嘴边的肥肉可别让她跑了！快点追！……”

身后边传来的那个叫驴的嗓门，石英从声音里判断出了他是谁。她不由得咬住下嘴唇，心里暗暗骂道：“这条

狗……”

五年前，一个月黑天，区武委会主任耿峰带领一支小队，渡过沂河，插向正东，逼近了敌人的封锁线。他们是护送上级来的同志到滨海区去的，因为命令来得火急，要求时间紧迫，只好抄近路穿过去。来到一座炮楼跟前，耿峰让同志们隐蔽好，他亲自对着炮楼喊话：“喂，现在是谁的岗？我是耿峰，叫你们队长出来说话！”

不一会儿，炮楼窗口里探出一个大脑袋，此人叫苟实，当着伪军小队长。一开口，他大大咧咧，声音就和驴叫差不多：“耿主任，当八路熬草鸡了吧？是不是想进来喝一壶？”

“少说废话，今晚我要借路！”

“借路？那可不行。上边有规定……”

“我耿峰不吃窝脖鸡，今天是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！放下吊桥来！”

“耿主任，借路我应了，不过，咱可要讲个条件……”

“别迂磨，有话快讲！”

“我老苟年近四十还没成家，想娶个好老婆。靠山埠石匠石老汉的闺女石英，要模样，有模样，要脾气，有脾气，方圆几十里都出名，听说就在你手下。只要你把她送给我……”

不等苟实把话说完，“砰”的一枪，子弹穿透了他的耳轮子，紧接着又是两枪，悬挂吊桥的两根绳子断了。耿峰气愤地喊道：“不怕枪子儿、地雷的，都给我滚出来！”

话音落后，整个炮楼顿时变得就象坟丘一样静。耿峰带领

队伍顺利地穿过封锁线。这一年，石英十七岁，刚参加游击队不久，受了这等侮辱，气得两天没吃饭……

现在，指挥还乡团匪徒追赶石英的正是苟实。多少个白天和夜晚，他做梦都想逮住她。更何况，还乡团头子孟繁田出了三千块大洋买她的头。而今，她就在他的手底下！苟实盯着林中石英那时隐时现的身影，得意地一笑，命令匪徒们散开，形成一个扇子面似的包围圈。

“石英，我们手下留情，快投降吧！”还是那叫驴的声音。

石英猛一转身，“啾……”一梭子，打倒了几个匪徒。其他的一楞怔，赶忙往树干后边隐蔽。石英趁这空档，脱身向前跑去。

“就是死，也不能被他们抓住！”她暗暗鼓励着自己，“俺身上还带着十分重要的情报哩！这情报不仅牵动着靠山埠千把口人的命运，而且对全区几万人来说，也许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情。俺一定要回到山上去，把自己了解的一切，告诉同志们，告诉乡亲们，因为他们都还蒙在鼓里呀！……”

头一天夜里，刚交了二更，靠山埠象一头困兽趴在迷迷濛濛的雾气里。石英带着两个民兵——栓柱和狗剩，趟着茅草上的露水，摸向村北山坡上那座石棚小屋。这小屋本来是人们看守山林用的，如今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，每逢三、六、九晚上二更天，山上的人与村里的人在这里接头。石英来这不止一次了，每次都是抱着希望来，带着满足归去。担任秘密联络员的彭老山夫妇，就象天上星斗的运转一样，每

次都准时到达，把一包又一包的煎饼、咸菜交到石英手里，又把敌人的活动情况一字一句地讲给她听。靠了这些情报，民兵们没少给敌人苦果子尝。今天晚上，又轮到石英来接头了，彭老山夫妇会给她带来什么呢？也许会告诉她，孟良崮战役的消息传来后把孟繁田吓得上不来气，还乡团的王八头都缩进了鳖盖里。她将告诉他们什么呢？噢，对了，先把山上同志们的情绪说一说。自从听到解放军在孟良崮打了大胜仗，谁心里都象多了个蜜罐子，干部和民兵就象河水满了槽，风儿满了帆，单等时机一到，就“呼啦”冲进孟家大院。自从听了那消息，石英她心里更是不住地唱小曲儿。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，胜利碰着鼻子尖了，她日夜挂念的耿峰也要带着联防大队回来了。见了他的第一句话该说些什么呢？向他问好？说他瘦了？或者问他还走不走……这多俗气！干脆啥也不说，仔细看他一眼……然后，择个好日子，把俺心中秘密告诉他，大大方方地告诉他，不能再封建。也许他听了以后，会……

石英突然感到脸上发烫，火辣辣的，眨眼工夫烧到耳朵根。幸亏夜黑，身边的狗剩和栓柱看不见。噢，到了，再不要胡思乱想了。石英收住脚步，警惕地看看四周，轻轻地呼唤道：“大叔，大婶。……”

周围除了几声昆虫的鸣叫，没有任何回声。

“啪啪啪”，石英拍手发出信号，悄悄地等待着。那边似乎有动静，仔细一听，原来是风吹树叶响。

石英感到情况不妙，忐忑不安地围着石棚小屋转了一圈，

轻轻地叫道：“大叔，大婶……”

仍然没有回答。

“指导员，快看！”栓柱和狗剩同时指着村庄的方向，靠山埠上空腾起了一股浓烟烈火，映红了半个村子。

“啊呀，不好，出事了！”石英心里叫着，和两个民兵迅速离开了秘密联络点，在田野里拐了个大弯，又悄悄向村里摸去。彭老山夫妇今晚为啥没来？村内为啥起火？这两件事同时发生，中间有没有联系？石英的心在半空悬吊着，事情的真相，就象这漆黑的夜，等待她去探索。

当他们跳进一堵院墙，叫开紧顶的房门，那里的人们才忍着哭声，讲述了事情的经过……

这天下午，孟家大院就象是单传十辈的儿子过“满月”，各村的保长都来了，坐满了白果树下的十张八仙桌，猜拳行令的吆喝声隔几条胡同都能听到。到了傍黑天，听说彭老山夫妇被抓去，大概是他俩借着串门敛干粮，被还乡团盯了梢。匪徒们把老两口背靠背捆到白果树上，孟繁田亲自审问：“你们敛这些干粮干什么？是不是往山上送？送几回啦？在哪里接头？你儿子彭岗回来了没有？”彭老山夫妇不是沉默不语，就是说“不知道”。保长们本来欢天喜地来喝酒，遇到这样顽固的共产党干部家属，都觉得有气没地方出。点燃的烟卷头，着火的酒盅子，滚开的水，木棍，鞋底，一古脑儿落在老人身上。交了二更天，酒醉席散，孟繁田暗中支使匪徒把他们拖回自家的小屋子，绑在一起，点着了火。有一个匪徒又找来一筐干辣椒，塞进屋里，堵住了门窗……

听着这连血带泪的哭诉，石英的泪水打湿了衣襟，不知是悲痛还是仇恨，肌肉和心灵都在微微颤栗。

“指导员，你看，这是他们贴的告示。”一个哽咽的声音说，“傍晚贴的，街上到处都是……”

石英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借着如豆的灯光，看着眼前展开的锅盖大的一张纸，那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小枣般大的毛笔字。她看着看着，惊骇得泪干了，眼直了，呼吸和心跳仿佛同时停止了。也许是看花了眼，她揉了揉，又仔细看起来：

铁壁乡孟乡长晓谕诸位乡邻：据专员公署最新捷报称，伪共铁壁区委书记、联防大队政委耿峰及所部联防大队已于孟良崮被国军全歼。此党国之大幸、吾乡之大幸也。为正乡风、绝后患计，兹决定近日内清剿铁壁山耿峰余孽，望父老乡亲同心戮力，共成大业。有窝藏共党干部、民兵或知情不报者，视为同罪，严惩不贷。勿谓言之不预也。

中华民国三十六年×月×日

好象突然炸响的一声霹雳，震塌了天，震裂了地，石英掉进地窟窿，眼前一片漆黑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她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。失去了日夜思念的人，失去了联防大队，铁壁区就是折了擎天柱呀！不，俺不能守着乡亲哭鼻子，守着同志落泪。敌人下一步要搜山，要屠杀，要一手遮天！只有赶快回山，告诉大伙，拿拿主意……

可是当他们趁着天还不太亮急着回山时，敌人发现了他

们，满村里翻江倒海地进行搜查。他们在老乡家里窝到晌午歪，外面平静些了，才瞅空子钻出了村。不料在村外又被巡逻的敌人发现，几十个匪徒追上来，很快就把他们打散了。

现在，在石英前边不远，树木突然稠密起来，好象一道绿色的帷幕，遮住了半边天和整座山峰。石英拿眼量了一下那段距离，不过百步远，只要钻进密林，就可安全上山。因为敌人不了解情况，是不会冒险往里钻的。

天色更加阴暗，象一口大黑锅，严实地扣下来。空气仿佛也凝固了。石英胸口象堵了块石头，张着大口喘着粗气，吃力地往前迈着重硬的腿。她时而象飘在云雾中，时而象踩在棉花上，身子左摆右晃起来。不能倒下！不能当俘虏！她向前走着。突然双脚被石头一绊，踉跄了几步，眼前变得一片昏黑，身体再也不受自己支配，一头扑到一道半人高的土堰上。

敌人得意洋洋的吵嚷声很快又把她惊醒，她急忙回头一看，匪徒们还有十几步远，巴掌鞋底踩得石头吱咯吱咯响。

“赶快跑！”她命令自己，刚要挣扎着爬起，土堰后边猛然伸出一只强有力的大手，抓住她的胳膊，一下子拖了过去。她心里一格登，待要挣扎，那只老虎钳般的大手用力把她摁在地上，同时响起一个粗声大气的声音：“趴下，不要动！”

石英于慌乱中抬头一看，旁边蹲着个五大三粗、楞头楞脑的小伙子，光溜溜、黑油油的脊梁上背着口铮明放光的大铡刀。他放声一喊“打”，随手抓着两颗手榴弹扔到了土堰

外，这才倒出空闲，朝地上的石英嘿嘿笑了两声，棱角分明的方正大脸上洋溢着一种憋气；两排牙齿放着白光，一边一颗小虎牙生动地龇出唇外。

“啊，是你！”石英认出他是民兵队长彭岗，顿时喜出望外，一骨碌坐起来，左右两边看去，土堰后边，隐蔽着十多个民兵，正在狙击纷至沓来的还乡团匪徒。彭岗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们听到枪声越来越近，知道敌人来了，就在这里等着。来了好哇，彭爷爷定要教训教训这帮王八孙子！”他看到石英要爬起来参战，又责备说：“叫你别动，你就别动。快坐下歇歇！”

还乡团匪徒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打乱了。民兵居高临下，他们硬攻不动，转眼间又撩下几具尸体，向旁边的小山包跑去，企图占据有利地形把民兵消灭。但是他们刚冲上半截腰，山包上骤然枪声大作，匪徒们躲闪不及，哗啦一下全部退了下去。原来那里也有民兵埋伏着。

“追！”彭岗大喝一声，震得四周嗡嗡作响。两处民兵合到一起，直向还乡团追去。

石英坐在地上，头靠着树干，看到敌人狼狈逃走，一丝欣慰的笑在脸上绽开。但这仅是昙花一现就消失了，她的心很快又往下沉：从山下带来的情报怎样和同志们、乡亲们说呢？这天崩地裂一样的打击落在人们头上，会引起怎样的波动和不安呢？俺是指导员，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，俺该怎么办呢？想着想着，眼前的一切都摇晃起来，那高大的树干，巍峨的山峰，低垂的云天，全都朝她扑来。她感到窒息，胸

闷，头沉，眼花……

二

石英苏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“梧桐帐篷”下。

这个“梧桐帐篷”位于铁壁山主峰前怀的半截腰，是一块几十亩大小的平地。平地上长了上百棵合抱粗的大树：有墨绿的松柏，挺拔的老榆树，开满白花的洋槐，还有几棵枝叶肥大的梧桐。那一个个茂密的树冠遮天蔽日，即使下上二指小雨，树下也湿不了地皮。所以人称“梧桐帐篷”。平地往上，是刀削般的峭壁；平地往下，是斧凿一样的悬崖。悬崖的石头呈铁青色，这便是铁壁山名字的由来。如今，“帐篷”周围，稀稀落落地搭了一些窝棚，是人们用树枝和茅草建成的蔽身之所。多少个风天雨夜，干部、民兵和部分乡亲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在靠近石崖的一座小小的窝棚里，妇救会长耿大婶侧歪在干树叶上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着。几个月野地的艰苦生活耗尽了她的气力，拖瘦了她的筋骨，使她那爬满皱纹布满痛苦的瘦削的脸盘放了青，长长的眼皮盖着塌陷的眼窝。心口疼折磨着她，她呻吟、喘息，苍白的头发微微地颤动。此时，她似睡非睡，迷迷登登地呼唤着两个名字：“峰儿……英子……英子……峰儿……”

石英感到自己好受些了，便下忙了召开干部会的通知，她要先在干部中汇报一下自己的见闻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。

在干部们还未凑齐之前，她决定先来探望一下耿大婶，这是她每次外出回来必做的一件事情。

可是当她忍着剧烈的晕眩，拖着沉重的双腿，来到耿大婶窝棚门口，听到那断断续续的呼喊时，她憋不住的眼泪刷刷啦啦涌落下来。她是一个年轻姑娘，革命受到严重波折，她又失去心上人，怎能不悲痛呢！然而，她在同志和乡亲们面前极力按捺自己的感情，因为那样会影响大家的情绪。现在，她面对着窝棚里的老人，真想扑进去，抱着老人痛哭一场。但是，她却木桩似地立在外边，不敢出丁点声响。那不听话的泪水擦了又流，流出又擦，总也斩不断。老人正在病中，只要露出一丝马迹，就等于要她的命。石英决定象保守军事秘密一样，暂时向这位老人封锁从山下带来的消息，并要求干部们都这样做。她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于死者和生者应负怎样的责任。她屏住气息，擦干了泪脸，又用手忙乱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短发，扯了扯皱折的衣襟。

“英子，你咋还不回来？”里边传出的呼唤声，低微而又急切。

“大婶……”石英钻进屋，跪在老人的身旁。

好象丢了孩子的母亲，又在茫茫的山林里听到了儿女的回音，欢欣冲跑了病体的痛苦，生命的活力又回到老人的脸上。她蓦地睁开眼，一张熟悉的脸蛋占据了整个视野。她欣慰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英子，你可回来了！”说着，抬起一只枯槁的手，放在石英的手背上。

耿大婶喜欢石英，如同喜欢自己的亲儿子。石英是这一

带出了名的漂亮闺女，脸蛋就象一朵美丽的玫瑰，胆怯的小伙子常常不敢正眼去看。那些不规矩的男子见了她，脚下常被石头绊趔趄。只要有她在，空气也变得清新。她又是大伙公认的好脾气。别人有了伤心事，她流的眼泪比人家还多；别人有了高兴事，她的笑声比人家还响……耿大婶久久地瞅着石英的脸，就象见到亲生儿子那样，感到无限的惬意和满足。

石英体贴地问：“大婶，你好点了？”

耿大婶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声音变得大些：“英子，不要为大婶担心。我这是陈年老病根儿，一急一躁就犯。这一天一夜，不见你回来，疼得什么似的；一见你，就疼得差了。英子，没出什么事吧？”

石英躲开她那探询的目光，转移话题：“大婶，想喝水不？吃不吃东西？我去弄。”

耿大婶抓着她的手，生怕她再离开，连忙说：“啥也不用，孩子。你事情不多的话，就在大婶身边多呆一会儿。”

石英纵有天大急事，也无法拒绝那双期求的眼睛，何况在她的心目中，耿大婶具有母亲那样的尊严。她顺从了，俯在大婶面前，任凭那只骨瘦如柴的手在自己头上脸上抚摸。

耿大婶的丈夫和石英她爹，都是这一带有名的石匠，共同的遭际，使他们两家结成了同舟共济的友谊。后来，大婶的丈夫死了，撇下了独生子耿峰，孤儿寡妇在无边的苦海中挣扎着，多亏了石英父亲的救助，才免于死亡。石英呢，从小没有娘，缝缝连连的事情，也没少麻烦大婶。直到现在，

她穿的戴的，都还留着大婶的指印呢。

一老一小无言地呆了一会儿。耿大婶觉得气力又回到她那干瘦的躯体上，心口也不那么疼了。她见石英的褂子肩头破了，便从包袱里拿出针，让石英引上线，要给石英缝上。石英哪还忍心让她动手，坚持要自己缝。耿大婶嗔怪地说：“天还不黑，闺女家赤膊露胸的不怕外人看见？就这么着，不用脱，大婶还能缝。”

石英不好强拗，侧歪在大婶腿边。大婶强撑起身子，缝补起来。她是个能干而又健谈的老人，只要不犯病，针线活路还能拿得起来，又因今天心中高兴，话头就和抽不尽的线缕一般在石英耳边萦绕：

“嗨，该死的刮民党、还乡团哪，比那畜类还凶残！”她不管石英听不听，只顾自言自语地絮叨着。尽管身体虚弱，显得气短，声音却越来越大。好象刚才不是犯了病，而是睡了个好觉，精神都养足了。“要不是他们过来祸害，好好的一家子人，能一个天南，一个海北，不团圆？我们这些老不死的还好说，就难为了你这些孩子们。英啊，你虽然从小磕磕打打的惯了，可总是个闺女家，比不上那些小伙子。当着个指导员，全村的大小事都在你身上压着呢！大婶又拖着个病身子，不光干不了多少事，还给你们多一个拖累，大婶心里不忍哪！峰儿在这里还好，你们知冷知热的，当老的也就放心了。咳，他又偏偏不在，我这颗心哪，一半随他走了，一半就在你身上。这孩子也是，你为了打敌人，远走高飞应该，娘支持，可你总也该来个信呀！英啊，又有一个多月没信儿